

715.1  
72



說小篇短

著 岡 蓬 田

# 集 鄉 故

版 出 司 公 誌 雜 海 上

故 鄉 集

田 蓬 崗 著

上海雜誌公司出版

版權所有·不准翻印

一九五一年六月第一版

上海印 0001-4000

故 鄉 集

著 者 田 蓬 崗

出版者 上海雜誌公司

上海寧波路655號

漢口交通路 38號

長沙府正街 48號

印刷者 中和印刷廠

編號.558 B.208 P.78 32K

目次

故鄉	一
日本帝國主義的「寵犬」	一七
黃先生的「反攻」	三九
日子的場台	五二
災荒	五九
吵架	六九

## 故鄉

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的個把月，我回到了久別的故鄉。

太陽將要接觸與隱約的遠山時，我望見了蹲在綠樹下的熟識的矮屋，突然興奮而且緊張起來；故鄉對於人的誘惑，是那樣的強烈。黃昏時分，我踏着羊腸小路，走過發着清香的綠叢叢的田野。舉目四望，看見菜園旁的老井上，還是靜靜地垂繫着井繩；老榆樹更其枯老了，朝南伸出的一枝，現在連葉子都沒有生長，依然安靜地矗立着。一望無邊的香椿樹，更加茂密而且高大了。好久我不曾嗅到的異香，混同着草香，一陣陣地撲上鼻來。此起彼伏的蟲鳴發着醉人的腔調。……美麗的故鄉，我生長的土地啊！它曾經被日本鬼子蹂躪過八年。敵人盤踞時期，我們的伙伴曾經在這裏戰鬥過；那時，深夜裏從這裏走過，所遇到的是沉寂、是恐怖、是敵人的嗥叫、是鄉親們的親切的護送。然而這一切都已成爲過去，現在這塊土地是解放了。

「我們的，一切都屬於我們了。」

我的脚步更加輕快，幾乎想飛奔起來。當我走過廟前時，已是滿天星斗，看不清誰在那裏乘涼了。我招呼了一下，他們立刻把我包圍起來。

「來了！……」

「來了！……」

「唉呀，果真是你。你來了，伙計！……」

小三子——我割草時期的朋友，從我肩上奪走了包裹，拔腿就跑，一直跑進我的家。

母親端出棉油燈時，院子裏已經擁滿了人。大人問我從那裏來，孩子們問我可帶來了駁壳槍。增壽族伯坐在一旁，呆呆的看我好半天，然後高興中夾帶着一點悲傷的口氣說：

「回來了就好。幾年聽不到你的信息，有你沒有你？誰知道。」

「寫信也不好寄！」我說。

「就是，這麼兵慌馬亂。你在山上了吧！」



「山上有什麼危險呢？大叔，你不一定有我遇見的危險事多。」

「是的。」我一面回答，一面問：「你是誰呢？」

「叫大叔認認，」西鄰家二嫂從人羣中拖出了一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。「你不認識他，他是小平。」

「認識，認識。」我連忙說。「啊！長成大漢子了。你怎麼樣？」

「我在區上當過三年游擊隊，整天碰上鬼子和漢奸隊，危險事多啦！那一天夜裏，我們攻打趙七里的砲樓，嘿……」

他指手劃腳，聲音異常高亢，想立即講述他們的戰鬥故事。旁邊有人說：

「算啦，算啦，聽大叔說吧。」

小平被制止了，他蹲在我和增壽族伯之間。接着大家就提出了一大堆問題，例如：山上都是石頭嗎？他們怎樣種地？山西人爲什麼喜歡吃醋？核桃樹柿子樹是什麼樣子？以及山西的民兵都會造地雷嗎？……於是我被當成「山上專家」似的被考問起來了。這樣一直談到小半夜，老人不斷的打哈欠以後，大家才漸漸的走散。

我已感到疲倦，送走了鄉親之後，很想休息下來。可是母親替我鋪好了床，還

在我身邊無休止的說東道西，告訴我幾年來的家庭、親戚、朋友、街坊的變化。於是我問：

「小平怎麼參加了游擊隊呢？」

我記得：他住在我們村北頭一座小小的年久失修的宅院裏，他父親給人種地兼做木匠，是一個半駝背的老實人；母親是一個長身材、手脚勤快的女人。自幼跟着父親母親勞動，他不愛說話，也不愛玩耍，老實而且胆小。

「這幾年，變化很大。小平爹被鬼子抓去修碉堡時槍斃了。三年前咱村裏又遭了一場大災劫，小平就當兵去了。」

「怎樣的大災劫呢？」我緊着問。

母親嘆息了一聲，開始講述這場大災劫。

三年前的三月二十七日，在咱村住着的武裝工作隊的一個隊員，到街上買東西，被敵人的密探發現了他有短槍，他們立即注意起來，見他回到了小平家去，回頭就報告了敵人。

當天上午，敵人的馬隊就迅速的包圍了我們的村莊。



誰都知道，村裏將要發生可怕的事端了。住在村邊沿上的人家，望見敵人的大馬奔起旋風，迅速的逼近了村莊。大人們在恐怖的張望着，孩子們悄悄地跑回家去。

敵人進村後，照例是驅使偽村長着人沿街打鑼。銅鑼敲遍了全村，且走且喊，招呼所有的人都到村南的廟上開會。

「都去了麼？」

「是的，都去了。每次都一樣，鬼子漢奸總是吆喝：『一個不留，留在家裏的是八路，殺頭。』我們都去了。」

人們在小廟前站好，漢奸和夢九和一個日本顧問在廟台上坐了「大堂」。在他左右兩邊，都架好了機關槍。敵人不斷的到我們這兒來，可都沒有過這樣的架勢。

「小平家裏的人來了麼？快站出來！」漢奸和夢九大叫。

「哎呀，果然是這！」母親依稀帶着恐怖回憶當時情況說。「誰不知道他家住着領導咱們抗日的便衣八路呢？……」

全村的男女老少立刻知道這種災劫臨到她頭上來了。這個寡婦與孩子不知道要遭到怎樣的下場呢？彼此互相望一望發黃的或是發白的臉色，不敢吭聲。

就是這樣等了好半天，漢奸用拳頭擊着桌子發響，日本鬼子擺着耀眼的洋刀，人羣裏找不出小平家裏的人來。敵人着急了，抓着僞村長劉懷珍問：

「誰是小平家的人？你快快找出來！我已調查清楚了，他家窩藏着八路！」

「懷珍當了漢奸嗎？」我急忙的問。

「不要急，等我告訴你。劉懷珍是一個好人，是農會派他支應敵人，掩護八路軍的。當然他不會說誰是小平家的人。敵人沒有辦法了，立刻下令開放機關槍，子彈像疾飛的蜻蜓，從人們的頭上飛過。孩子抱住娘，蜷伏在懷裏不敢動，幾位胆小的老婆婆已經嚇昏了。」

「沒有。」懷珍說。

「媽的！你撒謊。沒有！」

「他家沒有人來。……」

「放屁，非打不成，給我擡！」

懷珍被按在地上，所謂護兵馬弁那些走狗和爪牙們，立刻揮動了馬鞭子，辟辟拍拍地抽打起來。開初懷珍還叫喚了幾聲，以後只見他咬牙，撲冬撲冬地像是打皮鼓，眼看他的臉色由黃而白，嘴裏吐出白沫來。懷珍的女兒上前爲父親求情。漢奸問明她是誰以後，就說：

「別費話，預備棺材去吧！」

「我是小平娘！」

小平娘突然從人羣裏走出來，她再看不下去懷珍爲她受難，才走出的。

「那好，那好極了。你也早該慷慨一點，免得別人替你吃苦。我問你，八路住在你那廂屋裏？」

漢奸和夢九說着，看了看日本顧問笑了笑，表示着輕鬆的姿態，彷彿說已經找出了門路。

「我家沒有！」

「還在發強嗎？我一切都調查好了。」

「沒有，我們從來沒有見過八路軍。」

「那末，早晨從你家走出掛匣子槍的是什麼人？你還不承認嗎？」

「沒有的事，壓根我家就沒有帶槍的！」

「是的，槍在腰裏藏着的，可是被我們的人看見了。」

「沒有的。」

「不要發硬，你的村長，就是發硬吃了苦。你一個婦道人家，還能抗得住嗎？你想想看，你願怎麼樣？還是帶着我們去抓他們，還是願意叫我們打死？」

他們忽然又用軟軟的腔調說着硬話。但是，結果是一樣的「沒有！」

沉默起來，呆了一大陣。

她想起來家裏武工隊同志們講的話，她知道他們都是為大家的自由而鬥爭的人。他們告訴她，打走了日本鬼子，我們會有好日子過。他們正是替丈夫報仇的人；他們白天休息，晚上跑到外村去開會，捉拿漢奸，維持了抗日的秩序。裏面一個李同志每天夜裏工作回來，總是喊着「老大娘」，講解他們英勇戰鬥的故事。前幾天在陵上被鬼子包圍起來了，有一個沒有突圍出來的同志，打得剩了一顆子彈，最後打進了自己的腦袋。這件事，連敵人也驚呆了。——「老大娘，你知道嗎？我

們是共產黨的好隊伍。共產黨是替咱們自己打天下的。」

「是的，他們都是我們的好孩子。」她想。

「快說！」鬼子吆喝了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不講嗎？好！等一會你會自己清清楚楚的說給我們的！」

他們立刻取來一根大頂門棍，馬鞭子也在擺擱着。

「快講。」

「我家沒有！」他堅決而有力的回答。

隨着這聲音，便響起了馬鞭子的抽打聲，一面抽打一面問「在那裏？」小平娘也只是不言語的忍耐着。最後敵人感到了拷問的慘敗，便揚起大棍，隨棍子下去而一聲發出：「我的娘呀！」叫了一聲，嘴裏已流出血來。

「死了！」

「死了！」

「扔到一邊！」漢奸大怒，厲聲叫道：「你們瞧，沒有她的口供，也是一樣，

反正一個八路也跑不了。自衛隊長帶路！進宅搜索。」

漢奸隊出發了。小平娘翻翻眼，對着大家笑了笑，彷彿說：「孩子們對得起咱，咱們也對得起孩子們。」不久她死了！

「以後呢？打起來了嗎？」我喘了口氣，轉而問母親。

「打了，機關槍響成一個，真是嚇死人！」

「打得怎麼樣呢？」

「打了好半天，等到快落太陽的時間，從村北頭拉來了四條死屍，就是那四個同志。」

「你可知道怎麼打的仗嗎？」

「我沒有看見。西鄰小三，還有小琴、小玉都被拉去當槍眼去了。他們回來都傳說，八路軍真是好樣的。」

接着母親轉述這一段激烈的戰鬥故事。

接着往常規律，當敵人包圍村莊時，武工隊是不打硬仗的，所以他們發覺敵人圍村時立即隱蔽起來。當漢奸隊到達小平家裏的時候，他們首先在房上架了機關槍，



正對門也擺上一挺，日本鬼子就吆喝着讓他們進去。他們去遍了各個房間，沒有碰見一個人。他們一面驚奇一面翻箱倒櫃，什麼也沒有。

「沒有的！」

「怪事！怎麼會沒有呢？」

「注意！他們一定在地洞裏，兄弟們小心了！」

當他們用刺刀挑開了沙土堆下的木板時，這場戰鬥就開始了。

「砰！洞裏發出第一槍，正打在那個偽軍的頭上，他只叫了半聲「娘」，就躺在洞口旁邊動也不動了。

「弟兄們，來呀！」偽軍立刻慌亂起來，許多人在嗥叫，許多人在打抖。在房上的日本鬼子、漢奸和夢九即刻叫道：

「用火燒！……」

「火，柴禾……」

「快，快，快……」

「燒死他們呀！……」

他們極度恐慌了。房上和對面的機槍望空放了一梭子，又是一梭子。

一整個秫秸點着了，立刻要塞進洞口去。

但是他們誰敢近前呢？漢奸又是罵又是要開槍，偽軍才在煙火瀾漫中走進洞口。他還沒把火放在洞口，武工隊李隊長，第一個先衝出來。他的槍打的很好，一條子彈打出去，打倒了五個，縱身一跳就由屋子裏跳到二門底下；隨着後面六個同志也一齊跟上來。李隊長打着前面的敵人，但是敵人的機槍封鎖了大門，他在空隙裏疾步跳到門牆邊，投出一個炸彈，對面機槍啞了。他們進到過道時，房上的機槍又追趕過來了。當李隊長到達街道上時，門洞裏吃了一顆炸彈，兩個武工隊的同志犧牲了。五個人四下裏疾忙跑奔，眼看著跳進了「護村溝」，對面來了一排掃射的機槍，兩個同志被打倒了。

四個同志死了，李隊長和另外兩個同志衝出去了。他們死了以後，敵人又放了一把熊熊的大火，把小平家的房燒光了。

「啊！小平就這樣參加了游擊隊！」我嘆了一聲說。

「是的，以後還有事呢！」

母親說時還帶着恐怖的情緒。她說，敵人將我們四個同志的屍首，從村北拉到村南廟上來，擺在小平娘的身邊。大家都不敢看一眼這午前還活得好好的五個人。漢奸們把隊伍排後，叫我們老百姓也站好隊，和夢九與鬼子唧咕了幾句，就又講話了。

「你們今天看見了，當八路，藏八路，怎麼樣呢？通統的殺掉了。你們以後看着辦吧！」他略一停頓，用兇惡的眼光，看了一下人羣，又吆喝起來：

「村長、自衛團長、情報員，滾出來！」

懷珍就在他的旁邊。自衛隊長懷信，是一個大眼睛的瘦子，二十五歲的青年人，爲剛才的戰鬥，臉色還在發着黃色，而且帶着痛苦的表情。情報員是一位姓劉的，油坊的老工人，因爲在鍋灶上工作多年，而害着嚴重的砂眼症。他們三個人，一齊被「審問」。

「你們爲什麼不報告？」

「我們不知道。……」

他們回答着一樣的然而先後不齊的話。